

# 春是春天的春

鲍尔吉·原野



春是春节的春。小孩子像一堆红萝卜四处滚动,他们兜里多了钱,还有鞭炮,眼睛东张西望。柴禾垛的积雪把孩子脸蛋映衬鲜红。春节驾到,它被厨房大团的蒸气蒸出来,天生富足。人集体换上同样的表情:憧憬的、采购的、赴约的、疲倦的,打底是豪迈的表情,即春节的表情。一只小白狗往桑塔纳车轮撒尿做记号,一会儿车开了,上哪儿找这个记号呢?春节把小狗乐糊涂了。春节是家家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、烹饪大会、时装发布会、项目规划会,参与人士为全体国民。

春是春雪的春。正月的雪,是天送给地的一笔厚礼。若半尺厚,春小麦就有了一床温暖的厚被。雪沃大地,黑龙江省进入童话,吉林省进入版画,辽宁的雪待不上几天就化,气温高。春雪飘落,带着伞翼,旋转而下,把枯草包裹晶莹。屋顶的雪借阳光变为参差耀眼的檐冰,一边淌水,一边延伸。

春是春分的春。每年3月21日前后,太阳抵达黄经零度,昼夜均,寒暑平,阴阳相半。这天正午,在太阳的脚步落下那一刻,被天文学视为北半球春季的开始。保定农谚唱:春分麦起身,一刻值千金。

春是春水的春。庾信《燕歌行》:“洛阳游丝百丈连,黄河春冰千片穿。”春冰薄如翼,捡一片放在手心,透出鲜红的掌纹,与玻璃一般。俄尔缩为水。春水浩荡,越岭翻山。旧日的东北土匪,此际出山拆冰。桃花水下来,冰块拥塞河道,影响木排运输。商人请胡子(匪)拆冰,匪们喝过酒,上冰,撑木杆左支右绌,轰隆一声,冰泄河通。胡子或永久失踪,或从哪个地方爬上岸,挣的是舍命钱。大部分江河,冰化水,如鱼下锅,酥了,碎了。我的感觉,冰在春夜比白昼化得快。春水流桃花,落红搭上了薄冰的小舟。想起黎锦晖那首《桃花江》:“有人说,说什么?桃花江是美

人窝。桃花千万朵,不如美人多。”

春是春草的春。柳枝在河面练习书法,字被波纹抹掉。不觉间,地上浮现密密麻麻的字,连成片是草书,它们是春草。草是春天的信函,连篇累牍,蘸着绿色的墨汁,写到天涯海角。有人说,画兰须备书法功底,苛求于“笔”,“墨”则次之。而草的象形书法,撇捺通脱,开张奔放,是米芾的行草。这些草书,叫“大地回春帖”,被大地当衣裳披在身上,向夏天走去。

春是春耕的春。祭土神的春社过了,“桑柘影斜春社散,家家扶得醉人归”。春牛登场,地表阳升。农人扶犁挥鞭,头顶有燕子飞掠。庄稼人开始忙了,把粮食从地里忙进仓里,春耕是头一天。

春是春天的春。唐代称酒为春,“软脚春”“垆头春”等。曲艺界称相声为春,“宁送一锭金,不教一口春”。诗经里,思慕异性是春,“有女怀春”。在大自然看来,只有春天才是春。杜甫《腊日》诗:“侵陵雪色还萱草,漏泄春光有柳条。”春天所以为春,是万物皆萌,四季轮回的新一轮又开始了。春天所以叫天,是天的心情很好,江河风雨,温润和顺,柳絮乱飞也没惹老天爷生气。春天里,管弦乐队应该去田野里演奏。鲍罗丁《在中亚细亚草原上》或者德沃夏克《斯拉夫舞曲》,均广大深厚,田野吐出带甜味的呼吸。

在春天,大地的胸膛潮湿澎湃,让生长的生长,让冬眠的醒来,让花朵在坚硬的枝头站成一排排蝴蝶,让孩子在乡村的学堂里朗读。

教员(温柔):春……

孩子(倔强):春!

教员(端正):春天的春……

孩子(强烈):春天的春!

喊声太大了,屋檐的小鸟惊飞,风从树林跑过来,来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

## 抬头见喜

谢小白

小时候,家里过年除了贴对联,还会在院墙、谷仓、农具……上面贴一些春条,鲜红的底子,浓黑的毛笔字,上书“家蒙福祉”“五谷丰登”“花开富贵”等吉祥语句,醒目而喜庆。

那时,村口的王叔写得一手好字,一到过年,大家都找他讨要春联。有一年,父亲自他那里买了好多春联和“福”字,他便赠了我们一些春条,这其中,“抬头见喜”四字最得我心。父亲将它贴在门外的白杨树上,从此,我们一出家门,便能看到那“抬头见喜”的红条幅。

每每看见,我便忍不住在心里轻声念出来,很奇怪,明知道抬头不见得会有喜鹊,更不会有五彩祥云迎候在门口,但读着念着,嘴角眉梢便会不由自主地上扬,脚步也变得铿锵有力起来。那时我还小,不懂语言的力量,更不知语言的暗示作用。现在想来,人们在目光所及之处,贴上寓意美好、积极向上的春条,就是在给自己做正向的心理暗示。带着这样的期望去生活,普通的日子也变得生动可爱了。

抬头见喜,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背后,是人们无限的希冀。它在新岁出现,启示我们,无论过往有多少的不尽如人意,新的一年,让我们重拾希望、重整旗鼓、重新出发。让我们相信,再一次埋头耕耘,再一次期待抬头便能收获欢喜。恰是这样的期待,这样的憧憬,我们的心才没有凉下去,前行的脚步才没有迟疑。抬头见喜,是人们心里的生机与希望,它不灭,日子才有盼头。

在“低头族”盛行的当下,抬头见喜也有新的寓意。它提醒我们暂且从手机里抽离出来,抬头看看天、看看树、看看身边的山川河流。虽然未必能见得到欢喜,但一朵好看的云,一树怒放的花,一抹朦胧的山影……总能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柔软而平静,或者还能悟得新启发。不要小看自然万物的启示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,常常在不经意间,意料之外。

抬头见喜,多可爱的语句,我且以新春的名义,将它“发扬光大”。

新年,我要在书桌的正上方,恭恭敬敬贴上“抬头见喜”,在每一个绞尽脑汁写不出、写不好、颓然叹气的时刻,我希望这四个字将我拖出情绪的泥潭;我要在电梯门正对面的墙壁上张贴“抬头见喜”,这样我一出电梯门就会想起,要把笑脸带给家人;我还要在厨房洗碗池前的窗户上张贴“抬头见喜”,以此提醒自己,即便囿于厨房,也可以抬头看云、看山、看天……

当然,我更会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“抬头见喜”。嗯,抬起头,大步朝前,投身滚滚生活,至于欢喜,且随缘。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

## 回忆当年包饺子

霍无非



军人手中的武器装备,是部队列装的枪炮车械等战斗利器。然而在四十多年前的军旅生涯中,我们还有一种编外“武器”。

也是一个新春佳节,我所在的军营成了冰雪的世界,挡不住人气的热忱,连队欢天喜地团圆过年。

部队过年,和老百姓不一样的是战备不松,枕戈待旦,做到上级一声令下,行动快,拉得出,打得赢。一样的杀猪烹鱼,改善伙食,劳逸结合,其乐融融。

与驻地的风俗相同,我们连队团年夜饭的主食照例是饺子。饺子不必炊事班动手包,百多号人的量,炊事班包不过来,只需把肉剁成泥,将剁碎的萝卜或白菜挤尽水,与肉与料拌匀调好,连同和好的面分到各班,以班为单位包饺子,这样,炊事班就可以腾出手做别的菜。

受领了“任务”,有的班在食堂饭桌上包,有的则拿回宿舍包。大通铺上没有小桌,便因地制宜,嘁哩喀嚓卸下门板,擦干净后,架在铺上开始包饺子。包饺子这活儿也不是人人能干,起初是有人欢喜有人愁。家在北方的战友挽起衣袖,撒一层干面,擀皮的擀皮,包馅的包馅,娴熟麻利,不多时,一只只胖胖的“白元宝”便整齐地排在案板上。南方来的战友在家不咋做饺子,有劲使不上。于是,北方的战友开始手把手

地教,从擀皮的皮圆边薄心稍厚,到馅料饱满捏紧实,细细讲来。初学者试着上手,尽管包得不成形,有的还挤破了,总算渐渐有了长进,不用当看客了。

温馨的场面中,班里除了从炊事班借来的一根擀面杖,忽然多出来两根。这两根擀面杖小巧玲珑,一问,原来是两位东北籍的战友从家里带来的。他们俏皮地说:“擀面杖可以当武器呀!”我听出了这话的来处,这是部队经常说的“好伙食等于半个指导员”的翻版。到其他班一转,果然也有类似的情况,擀皮的人手足,进度就快。在部队,“好吃不过饺子”这条北方俚语同样适用,不但饱在肚里,而且暖在心上。

军人做事雷厉风行,各班包饺子均不肯落后。待最后一只包好,几个人抬起一门板饺子,“嗷嗷”地往炊事班奔去——野战军就有这股子野性!“编外武器”擀面杖完成使命,擦净后刀枪入库。大号铁锅里加半锅水,饺子在锅中滚三滚,使用笊篱捞起。南方的战友目睹耳闻,又学会了煮饺子这一招。班长们端着热腾腾的饺子相互品尝,评头论足。其实各班包的饺子都差不多,只是有的根据口味又添加了调料而已。

就着菜肴、蘸上蒜泥吃饺子,吃饱喝足后,俱乐部灯火通明,锣鼓锵锵,竹板脆响,官兵自编自演的“春晚”在欢声笑语中开场了……